

# 孫中山研究口述史

葉選平

廣深卷



(下)

◎胡波 主編

SUN ZHONGSHAN  
YANJIU KOUSHUSHI  
GUANG-SHEN JUAN (XIA)

南方出版傳媒  
廣東人民出版社

# 孫中山研究口述史

葉選平



廣深卷

(下)

◎胡波 主编

SUN ZHONGSHAN

YANJIU KOUSHUSHI

GUANG-SHEN JUAN (XIA)

南方出版传媒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· 广州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孙中山研究口述史. 广深卷 / 胡波主编. —广州: 广东人民出版社, 2016. 11

(孙中山研究口述史)

ISBN 978-7-218-11336-4

I. ①孙… II. ①胡… III. ①孙中山 (1866—1925) —人物研究 IV. ①K827 = 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60672 号

SUN ZHONGSHAN YANJIU KOUHUSHI · GUANG-SHEN JUAN

孙中山研究口述史·广深卷

胡波 主编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出版人: 肖风华

出版统筹: 柏峰 张贤明

责任编辑: 柏峰 周惊涛

封面设计: 瀚文文化

责任技编: 周杰 易志华

出版发行: 广东人民出版社

地址: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(邮政编码: 510102)

电话: (020) 83798714 (总编室)

传真: (020) 83780199

网址: <http://www.gdpph.com>

印刷: 广东信源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
印张: 43.5 字数: 430 千

版次: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130.00 元 (上、中、下)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 (020-83795749) 联系调换。

# 目 录

## (下)

赵立人 .....	001
王 杰 .....	027
莫世祥 .....	093
宋德华 .....	115
刘曼容 .....	149
乐 正 .....	171
桑 兵 .....	185
附 录 .....	220
后 记 .....	240



## 赵立人

赵立人（1947—2015），广东新会人。1979年至1982年就读华南师范学院（华南师范大学前身）历史系中国近代史专业，获硕士学位。1982年至1987年在广州对外贸易学院经济系任教。1987年后至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工作，1996年被聘任为研究员（教授）。曾兼任广东康梁研究会会长。对广东历史人物和掌故尤为熟悉。

主要研究方向：中国近代史、中国对外贸易史及澳门史。

主要著述：《粤澳关系史》（中国书店，1999）、《澳门历史新说》（花山文艺出版社，2000）、《广东省志·人物志》（广东人民出版社，2001）、《康有为》（广东人民出版社，2007）、《广东百科全书》（中国大百科全书

出版社，2008）、《广东通史》（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，2014）。发表学术论文及其他学术性文章约200篇。

主要论文：《辛亥光复前后的广东民军》（《近代史研究》1993年第5期）、《孙中山与许雪秋》（《近代史研究》1995年第1期）。

时 间：2014年3月7日

地 点：广东省广州市赵立人先生家

口述者：赵立人

采访者：胡 波 赵 军

整理者：胡 波 肖骏峰

**问** 赵老师，您好！我们是“孙中山研究口述史”项目组，很高兴能采访您。请您回顾一下您从事历史研究特别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历程。

**赵** 我这人从小爱看书，但并不是出身于别人想象中的书香世家，我家穷得很，我只能尽可能地去看一点书。我小时候比较喜欢俄国文学、中国古典文学，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国内恢复高考，也恢复了研究生招生，我第一次报考的是复旦大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五代文学专业。我考得不错，进入了复试，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录取。第二年，他们建议我是否改考近代史专业，我说无可无不可，这样误打误撞在1979年考进了华南师范大学近代史专业。其实我进了大学最有兴趣的，不是因为有了一个专业要专门去研究，而是我终于能够进入一个知识海洋，可以随便进图书馆，看到很多过去看不到的资料，开阔眼界。研究生的三年，开始是有点浑浑噩噩，觉得有很多书可以看就很满足了，但到最后一年，导师说：“你要做论文了。”于是，到这个时候我才想着怎么做论文，理论上来说题目应该自己定，但我的导师说：“你就写陈炯明。”我问他能否不写陈炯明，因为我对民

国的事情确实没有很大的兴趣。我想选择的还是古典文学，当然我对清代的学术更感兴趣。但导师说不，我就要你选这个。那就没办法了，我就做起这个我觉得很乏味的题目。但一钻进去的时候觉得跟教科书上说的、跟很多大家写的专著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。比如，原来我看冯自由的《革命逸史》，是作为小说来看的，觉得写得很好。但当我接触到第一手资料，发现跟以前的书没有对得上的，书上所说与史实出入较大，尽管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资料，但只要对得上的都不准确，有的甚至是全错了。这使我真正对民国史产生了兴趣，因为民国这个历史阶段给我们提供的原始资料比清代前多，起码多了报纸。清代的报纸还不多，而民初的报纸是非常发达的。

很多人知道陈炯明，但一直以来是作为一个反面人物去研究的，但这时候我的想法，不管他是正面、反面人物，要把他跟真实的历史尽可能还原。当时周恩来说的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：“只有忠实于事实才能忠实于真理。”我想尽可能做到这一点，尽可能找出事情的真相。不过我认真研究下去，发现有点问题，因为我按照找到的一手资料，陈炯明并不像别人说的那么坏，但当时的政治气氛还不容许你随便说什么。于是我跟导师说我要写辛亥革命时期的广东军政府，这样更有典型意义。导师又不同意，那我真是没办法了，我只有硬着头皮把陈炯明这个题目做了。当时找的档案中也涉及孙中山，我发现过去所说的很多与史实有出入，比如说孙中山在



1912年来到广东，说是有两次，其实一次只是在香港上了一下岸，没有到广州来，那是1911年的年底。第二次是1912年，他解任临时大总统以后到广州，特别是第二次，对广东的革命政权的巩固是非常有意义的。当时广东革命军政府地位并不是很牢固，孙中山在南京的时候，王和顺反抗过广东的军政府。孙中山4月到广东来，很多人向他告状。当时的代理都督是陈炯明，实际上陈炯明跟胡汉民的立场一致，但很多人歧视胡汉民。胡汉民是孙中山最信任的，但孙中山的态度非常鲜明，并不像后来所说的。他当时表示对胡汉民、陈炯明、朱执信的举措是完全支持的。又比如黄世仲的问题，这个很敏感。过去的说法是陈炯明背着孙中山杀了黄世仲，后来查史料发现不对。胡汉民、朱执信跟陈炯明也没有差别，但孙中山直接表态黄世仲如何如何，直接支持了他们。我们写历史的时候能否秉笔直书、尊重史实？而且有人说孙中山受了蒙蔽、犯了错误。其实不是，我觉得一定要把这个人放在具体历史环境里头，分析他为什么这么做，是否像别人所说犯的错误？才能看得比较清楚。多年以后我在《广州文史纵横》上发表了这篇文章。

1912年孙中山在广州，我觉得孙中山对广东辛亥年间的独立，还有后来革命政权的巩固，实际上起了很大的作用，过去这一点都说得不够。我觉得历史既是复杂的，又是活生生的，有时候不要在教条的束缚下按照一种主题先行去说。实际上，孙中山对广东革命政权的建立和巩固有很大的贡献，但为什么有的人不提呢？因为

他们过去那段时间老是谴责民初陈炯明如何实行专制，打击革命的势力。当时不应该看成一个陈炯明，是整个广东军政府革命派，他们背后最有力的支持者就是孙中山。当时广东军政府发生冲突，尽管王和顺也是孙中山的老部下。如果客观来说，在民国初年的1912年的时候，王和顺反抗广东军政府的态度显然不应该肯定，孙中山也断然反对了。但是如果不尊重历史，一口咬定陈炯明所有的做法都是错误的，即孙中山支持陈炯明也是错误的，显然这个不是事实。陈炯明后来怎么样，这是另外一码事，在当时他确实代表了革命派的利益，孙中山对他的支持完全是正确的。

**问** 请您给我们讲讲许雪秋跟孙中山的认识经过。

**赵** 许雪秋，广东潮州海阳县（今潮州市）人，华侨富商之子。自幼居新加坡，好结交会党。1904年秋，许雪秋与陈芸生返潮州，结交饶平县黄冈三合会首领余既成、陈涌波、余通及其他潮属各县会党数十人，共谋反清举事。1905年，事泄失败，许雪秋重赴南洋，1906年，通过张永福介绍，谒见孙中山，入同盟会。孙中山对许雪秋自述其革命经历及在各地配备的潜在势力，深为嘉许，遂委任他为中华国民军东军都督，主持岭东一带军务。孙中山依据同盟会革命方略委任都督，实以许雪秋为第一人。

是年冬，许雪秋自汕头至香港晤冯自由，谓在潮州、嘉应州筹划起义渐臻成熟，囑代电东京，请孙中山派同

志回国相助。孙中山从其请，派留学生方瑞麟、方汉城、乔义生、方次石、李思唐、郭公接、张煊、谢良牧、李次温及日本人池亨吉、萱野长知等先后赴潮汕。此外在香港就近策划进行者，有冯自由、胡汉民等，在新加坡担任接济饷项者，有陈楚楠、张永福、林受之、林义顺等。许雪秋定期1907年2月19日开始行动，计划派遣张煊、郭公接、李思唐、向大昌4人赴饶平，在浮山圩集兵袭潮州城；方次石、方汉城则往饶平黄冈调兵占汕头。许本人与方瑞麟、谢良牧带30人埋伏潮州城边，60人预伏城内以为破门内应。但许雪秋由2月20日凌晨等到天明，而浮山兵众不至，遂散去。

冯自由叙此役，谓：“乃期至而浮山之众因遇风雨大作，旋聚旋散，黄冈一部遂亦无法集合。”此说既不合情理（潮汕2月非台风暴雨季节），亦与许雪秋的报告大相径庭，显然不足信。许雪秋呈孙中山的报告则说，向大昌、李思唐2月17日晚到饶平，2月18日传令，谓2月19日4时齐兵，但未说明是下午。饶平会党头目对官话不熟，误听为10时。2月19日早，诏安人1000余名聚于浮山圩，至中午12点不见向大昌等人，即散去大半。漳浦、云霄两处数百人至浮山附近，亦从之而散。彭溪乡80人至八仙山，候至下午4时，始见张、郭、李、向4人。郭公接见仅存八九百人而胆怯，即令解散，散去30人后，他们才想起浮山也有会众，即带所余数百人至浮山，与此处未散之四五百人会合，共有千余人，“若此攻潮，尽有余力。无料张、郭、李、向四君胆战心怯，

不敢举事。李君即拟私逃，不通知同人，即先逸去。郭、张、向三君见李先逃，亦从而偕遁”。“黄冈之兵，一经饶事解散，各兵目被黄乃裳之门生陈芸生等乘机诱惑……亦为散去。……调度若是周密，而竟被误！……闻黄君乃裳要来香港，与冯君（自由）领办潮事，力荐其门生陈芸生、萧竹猜（漪）以办潮事。……仆可虑者恐黄、陈等难靠，他若举事，定于俺宗旨有碍。……陈芸生私递一函与潮镇，道及饶平之事是仆为首。……陈芸生之恶于此可见一斑。刻下将前镜秋兄所送与他之先生照片作为口实，藉先生之名以骗潮人，此辈诚有碍于大局不浅。”

许雪秋把起义流产归因于指挥调度失当而不是“风雨”，当系事实，但他自诩“调度周密”，而把一切过失推给别人，把张、郭、李、向说得如此胆小糊涂，把陈芸生说成是告密的叛徒，证以后来之事实，显然不足信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，许雪秋计划中的起义主力，竟然不是潮州人而是福建人。舍近求远，说明许雪秋对潮州会党调度不灵，所有计划因此无不落空。胡汉民说：“黄冈起事前，许之报告俱不实，余时时切责之。”证以事实，当非妄语。潮州事败后，孙中山电示，此后须与惠州及钦廉义师约定同举，以便牵制清军。令许雪秋万勿孟浪从事，致伤元气。5月初，余既成、陈涌波到港，言拟举事，许雪秋欲动，冯自由与胡汉民劝其静候孙中山命令，并令余、陈返黄冈制止。但5月21日，清军捕余姓两人，余、陈急于营救，遂在5月2日在黄冈起义，

占领全镇。25日，许雪秋赴汕头谋响应，但27日起义已失败。许应孙中山电召赴河内汇报，谓土炮不敌洋枪，为失败之主因，倘能从外国购运新式军械至惠州陆丰县汕尾海面，他可预雇大帆船数十艘在海上接收，即可在海陆丰沿岸大举发难。孙中山采纳其议，即派萱野长知回日本购械。

其实，起义军武器粗劣，固然是失败的客观原因，然而，按孙中山的计划，起义军正是要通过各路同时并举，使清军顾此失彼，削弱其装备上的优势。故黄冈起义在并非计划泄露、不得不发的情况下贸然单独发动，实为主观方面的失败原因。陈涌波、余既成违反指令，擅自行动，再次说明许雪秋对潮州会党无力约束。要使流民本性的会党俯首听命，本非易事，当初孙中山之看重许雪秋，很大程度是由于他相信许在会党中有很大的潜势力的说法，因而对许的失误一再宽容。但同年10月13日，许雪秋在汕尾接械行动中的表现，令孙中山彻底失望。

孙中山和胡汉民事后对许雪秋有极严厉的批评。许雪秋不服孙、胡的批评，是他后来脱离同盟会的主要动因。因此，这些批评是否属实，实有探讨的必要。

自此以后，许雪秋已不复为孙中山所信任。但随后许要求往南洋筹款，冯自由、胡汉民得孙中山同意，仍为许写了介绍信，信中对许之误事有所开脱。1908年，许雪秋至南洋，筹款无所得。同年陶成章亦至南洋，散发《孙文罪状》，要求“开除孙文总理之名”，继又另组

光复会，在同盟会之外别树一帜。许雪秋、陈芸生既对孙中山不满，遂入光复会。

**问** 您曾经专门写过一篇《孙中山与许雪秋》的文章，主要观点是什么？

**赵** 是的，许雪秋曾经在革命的队伍里头起过一定的作用，孙中山也对他寄予很大的希望。但是说因为他后来在广东军政府，在胡汉民、陈炯明当领导的情况下被杀掉了，并说他是被冤杀的。这也是先入为主之见，因为真的展开来研究，其实事实跟胡汉民、陈炯明等所讲的恰恰相反，陈炯明是不想杀许雪秋的。如果客观来说，许雪秋确实在孙中山的革命中做得不对，孙中山已经有很强烈的不满，不满是很正常的，胡汉民也是。在辛亥革命以后的1912年，你不能说许雪秋在潮汕做的事情都是对的，许多资料显示许雪秋做得不对，陈炯明想包庇他也包庇不了，实际刚好和那些人说的相反，是否应该杀呢？这是另外一回事。我觉得当时军政府这样的处理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，所以我们不要先入为主，都看成陈炯明破坏革命。陈炯明有破坏革命的行为理所当然要批判，但也要以事实为依据。比如贬低、歪曲民国初年陈炯明在广东军政府的一举一动，实际是贬低孙中山，因为当时陈炯明是得到孙中山全面的支持。我认为当时陈炯明没有错，现在的研究者拐弯抹角，也不敢说孙中山错。所以这只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，后来我的硕士毕业论文出来以后当然有争议，但我很荣幸得到陈锡祺老

师、陈胜舜老师、张磊老师的首肯，他们都是支持我实事求是做研究的。我能够得到这些专家的全力支持，我觉得非常荣幸；至于反对的意见，我反而觉得无所谓，他们投反对票，我并不觉得有什么，个人有个人的意见，但我结识了一批真正的学者。所以我这辈子都非常感激这三位导师，他们使我知道真正去做研究、真正实事求是，你会得到真正学者的支持。

**问** 您对辛亥革命与孙中山的研究切入点比较特别。请您具体谈谈您的视角。

**赵** 其实我觉得关于辛亥革命跟广东的关系，我做一些其他人没有做的研究，就是跟辛亥革命粤菜、粤剧的关系。2011年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时候，我专门写过一篇关于粤剧和革命关系的文章。后来还写过一篇关于薛觉先的文章，也是广东粤剧名人。实际上他对粤剧的改革，也是与辛亥革命密切相关的。因为我是一个吃货，所以我对吃方面研究多一点，我写了一篇辛亥革命与粤菜的形成。很多人会想当然地以为粤菜都是广东的产物，但找回清末民初的资料发觉并非如此。实际上在清末以后，粤菜经过演变的阶段，恰巧就是辛亥革命时期，为什么呢？清代的宴席最初是满汉全席，辛亥革命发生后还说满汉全席吗？这是很不合时宜的，而且满汉全席要吃一整天。菜谱奢费惊人，浪费很严重，这个跟辛亥革命以后广东军政府提倡的简朴作风背道而驰。所以辛亥革命一来，广东的菜谱马上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过去

很多认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成为官场要客的菜，如最高贵的鱼翅席，这个鱼翅也很大众化，而不像现在大块大块的，而是边角料做成鸡鲍翅等，都是很平民化的，特别表现在城隍庙附近的饭店。粤菜的演变是在这个时候，而且广东的酒楼形式演变也是在辛亥革命时。还有真正的广东点心，现在我们所吃的诸如腊肠，其实在清代是没有的，也是民初以后出现的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现在的粤菜就是辛亥革命的产物，革命对粤菜的影响是相当大的，广东人务实这一点也起了作用。但广东人的那种敢作敢为，对广东成为辛亥革命的策源地，也是有关系的。如果不追求实业，而是以追求功名为第一的地方能成为革命策源地吗？

另外，我还做过一个研究。我们知道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，我们经常讲到上海的发昌机器厂，那是由方举赞和孙英德两个人联合创办的。过去一般认为方举赞是上海人，其实不是，他是中山人，孙英德也是中山人。东莞祠堂还能找到孙英德和方举赞做发昌机器厂后发了财，捐钱到祠堂里的记录。

**问** 这个问题也有人关注过，但大都没有看到他们都是香山（中山）人这一点。

**赵** 上海发昌机器厂是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主义的机器厂，任何一本中小学历史教科书都提到，但没有说两个创办人是中山人，这是我挖掘史料提出的。而且方举赞和孙中山一样，是1866年出生的。所以中山不但产生



了中国近代最伟大的革命家，也产生了最早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实业家，而且其中两个“孙”还是同宗的。前几年我曾经给《中山日报》写过一篇文章，我已经提到了这一点，这一切并不是偶然的。这篇文章也在《广东社会科学》2006年第5期发表过，叫《劈海扬波 务实敢为——论深刻影响近代中国的香山文化的历史传承》。中山也是我的第二故乡，因为我母亲就是小榄人。我跟梁启超还有血缘关系。茶坑旁边有一个比较大的村，现在是镇，叫三江。梁启超的妈妈在我三江祖屋那里住，我跟他母亲是比较近的同宗。不过那个时代，老一辈茶坑的人对梁启超的好评并不太多，乡下人那种很直接的说法是，做了这么大的官也没给家乡带来什么好处。孙中山走向革命道路和中山人同时开拓近代资本主义的先驱，两者应该是有关系的。

**问** 您并非一毕业就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工作，您还在广外经济系教过书。广州对外贸易学院就是现在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吧！

**赵** 广外的一部分是广州外国语学院，一部分是广州对外贸易学院。我是在广州对外贸易学院教书，当时教的是中国对外贸易和外贸史。我专门研究过外贸史。

**问** 澳门也属于香山的一部分。您研究中国对外贸易，是否关注过澳门史？

**赵** 因为研究外贸史不得不研究澳门史，曾经有一段